

DAXUE YUWEN

顾城 白先勇 沈从文 曹雪芹 罗贯中 汤显祖 辛弃疾 苏轼 白居易 李白 陶渊明 庄子 老子 诗经
余华 史铁生 张爱玲 鲁迅 吴敬梓 施耐庵 姜夔 李清照 李商隐 杜甫 刘义庆 司马迁 论语 屈原

潘水根 主编

大学语文

DAXUE YUWEN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大学语文

潘水根 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语文 / 潘水根主编.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
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81140-176-9

I. ①大… II. ①潘… III. ①汉语—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9086 号

大学语文

潘水根 主编

责任编辑 任晓燕

责任校对 张振华

封面设计 刘 韵

责任印刷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2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176-9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前 言

我们能肯定的是,编写这样一部教材是作为配合一门叫做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一个基本需要;我们不能肯定的是,在这个时代,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是否已经成为大学生们构建完美的精神世界的一个普遍需要。

林语堂先生在谈及他那个时代的教育现状时,曾有这样一番感慨:“凡世界上做事最无聊最难受的就是遇着一种不进不退半生不死的情境。如做生意发财也痛快,破产也痛快,最可怕的是不得利又不尽至于破产,使一人将半世的精神在一种无聊的小生意上消磨净尽。如生病,爽爽快快的死也好,痊愈也好,只不要遇着延长十年将死未死的老病。凡遇此种境地,外国人叫做 bored,中国人就叫做‘无聊’。今日教育就是陷入此种沉寂无聊、半生不死的状况。我们在睡余梦足或在孤窗听雨时候,扪心自问,难免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不安——好像天天做着事,又好像到底中国无一事可做,好像天天忙,又好像是忙无结果。”(林语堂《谈理想教育》)尽管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与林先生那时候有着种种不同,但作为一名教师,似乎也常常有所谓“精神上的不安”,究其原因,仿佛缘于自己内心理想的教育与实际现状存有的巨大落差,单就大学语文课堂教学而言,这样的落差几乎快到了令我们的教师陷入“失语”的境地。其标志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教育中的定位越来越变得模糊,二是教师想借助大学语文课堂建立起师生间的“对话”越来越变得艰难。

究竟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如此不堪的局面呢?

我们不妨看看大学语文在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或许能找到答案。

大学语文课,自 1978 年恢复开设到今天,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

早在 1978 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倡导下,南京大学开始设立大学语文课程,当时的目的有四点:一是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就那个时代而言,对大学语文课程做这样的构想和设计应该是相当到位的。

自从 1981 年由徐中玉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出版以来,许多高校纷纷尝试着开设大学语文一课,但教学效果一般。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有两点是主



要的：一是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大多数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教师对本课程的理解往往是偏颇的，仅仅把大学语文当作了中学语文的延续，课堂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对字、词、句的疏通上；二是大学生们无法体会教材中众多的古文古诗词对自身成长的意义，他们中间有很多文学爱好者，他们组建文学社团，他们写诗、写小说，他们追随“新时期文学”的几乎所有热点，但他们头疼古文。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高校或取消了大学语文课程，或将此降格为选修课程，也有开始对原有的大学语文课程定位进行修正的，如把教学重点放在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上。到 90 年代初，随着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高校要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应用性人才的呼声很高，一些高校干脆直接拿应用文写作课程取代了大学语文。

90 年代初，我们的教育界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中小学教学中越来越突出的“应试教育”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带给中小学生沉重的负担而提出的。全社会有关素质教育的大讨论并没有给高校提升大学语文的地位带来契机，大多数高校把素质教育理解为加强对学生的应用技能的培养，于是考级热起来了，考证热起来了，第二课堂热起来了。

90 年代中期，文学界首推人文精神大讨论，从痛陈人文精神的缺失到理性地反思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一时间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部分高校的教授学者欣喜地看到了大学语文教学与培育人文精神这两者的关系，将大学语文定格在人文精神培育上。于是，课堂上话题的空间被打开了，长期以来课堂上沉闷的气氛改变了，整个的教学内容包罗万象。热闹过后，回头再看看，大学语文也越来越像思想品德课了。当然，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同时向高校引入了人文素养一类的概念，相当多的高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切实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公共选修课的方式，面向各专业学生开设了名目繁多的本属于大学语文教学范畴的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出炉，可看成是对原大学语文课的不自觉地“肢解”。

1999 年起，高校开始大幅度地扩大招生规模。伴随着扩招，各高校专业门类越来越多，专业设置也越分越细，在各专业培养方案的制订上，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越来越被强化，也因为人员安排、经济考虑等因素，争课争时现象突出，许多学校开设的大学语文，其课程地位岌岌可危。相当一部分长期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教师，纷纷改行，或投奔新闻学，或投奔传播学，或投奔广告学，或投奔秘书学。其间虽有一些高校意识到专业细化不利于大学生就业这样的问题，推出了“大类招生”、“平台教学”的做法，提出了“厚基础，宽口径”的思路，但这里的“基础”绝不是语文的基础，而是其专业的基础，大学语文照例被边缘化。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壮大，高校之间的竞争也日趋加剧，一个又一个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被推出。教师方面，重课题，重科研，多出成果，一来可



以为学校赢得更多的资源,二来自身也可以名利双收,对于像大学语文这样的公共基础课,在此领域里似乎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致使众多的教师或纷纷离场,或心猿意马;学生方面,这些新一代的大学生似乎更看重“功用”二字,他们感受着社会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他们遭遇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他们有更加多样的背景,他们也有各自多样的价值认同。因此,在一些学校的大学语文课堂上时常会出现你说你的,我睡我的沉闷气氛,或是教学双方均处于不在状态的境况。教师往往言不由衷,学生自然也是难关其痛痒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有一个问题就必须要去面对了,那就是大学语文要不要开设?

我们几乎怀着一份天真作如下推想,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我们意识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背离我们的情感世界,当我们发现作为物质的存在越来越遮蔽我们精神的空間,当我们体会到日常生活的恼人琐事正越来越吞噬或磨损着我们的激情,当我们感觉到越来越重的生活压力使得我们疲惫不堪,当我们因为浮躁不再有时间、有心情抬头看看这璀璨的星空,当我们看到人们习惯埋头于刻板的复制而放弃了想象、联想、创造,当我们面对文明斑驳的碎片,目睹着越来越多的人或不再流泪,或无动于衷,或许,这一切的综合正是大学语文需要开设的理由。

问题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高度开设?

在小学阶段,语文与数学是平起平坐的,都是主课;在中学阶段,语文还是众多主课里的一门;而一到大學阶段,语文的地位似乎一落千丈,竟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许多的高校都把大学语文称作公共基础课,但与其他一并称作公共基础课的课程相比,明显是被矮化处理了。比如大学英语,一开设就是或者三个学期,或者四个学期,每周享有四五个课时;比如数学,变化出一系列的课程,像微积分、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等;比如计算机相关课程,同样是四年不断线;再比如思想政治课,更是有坚实的保障,其地位无人能够撼动。

目前高校里的大学语文课程之所以面临如此尴尬的局面,或许跟人们对大学语文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在认识上出现偏差有关。

大学语文的价值在哪里?

有人说,语文一直以来是各学科的基础,是一个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基础,现在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厚基础,宽口径”,需要厚的就是像语文之类的基础。这样的说法听上去很有理,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即首先认定现在的大学生基础还不够厚实,或者说,语文功底还很欠缺,会对其专业课的学习造成障碍,弄不好,或许也会对其未来的生活、工作形成障碍。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衡量一个人语文基础有没有一根相应的标尺?通过短短的一个学期每周或三课时或四课时的大学语文教学,是不是真的可以夯实大学生在语文方面的基础?

有人说,开设大学语文是对大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大学语文的开设有助于



大学生提升综合素质。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但问题又来了,诸如历史课呢?哲学课呢?或者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或者其他艺术门类的课程,它们同样可以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不是在强调素质教育的背景下,高校要同样重视除大学语文之外的这些课程?大学语文在诸课程中的独特性有哪些?

有人说,小学语文的“文”侧重点在文字,初中语文的“文”侧重点在文章,高中语文的“文”侧重点在文学,到了大学语文的“文”,侧重点应该坐落在文化上,现在社会人文精神普遍缺失,所以要把大学语文的教学定格在人文精神的培育上。我们在想,为什么小学就不能讲文化呢?为什么中学就不能讲人文精神呢?高等学校课堂上坐着的是在各种压力下日益变得功利的大学生,对他们大谈所谓的人文精神,是不是真的有所听众?或者,当我们的学生追问,“老师,你人文了吗?”我们是不是能理直气壮地回答?在拜读一些高校编写的大学人文读本后,我们忽然感觉到,这与其说是为大学语文课程寻找到了出路,还不如说是从整体上抹去了大学语文本身。

有人说,应该从母语教学的高度重新认识加强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7年3月12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转发给各教育行政机构、各高校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其主题正是“强化母语意识,深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有人也因此上纲上线,声称大学语文课程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母语建设大业。面对持续高涨的“英语潮”、“外语热”,大学语文的地位与大学英语相比,的确相形见绌。但提出强化母语意识,是不是真的可以通过把大学语文升格为必修课就可以解决了?至于媒体传言有少部分高校喊出“以前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现在汉语不及格也不能毕业”,似乎更是一种缺乏法理依据的意气用事的炒作了。

有人从《高等教育法》提出的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度,认为要借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把重点放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上,通过课堂富有个性化的教学,充分地激活大学生的思维,达到既培养大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又培养其批评能力、创造能力的目的。这样的提法的确很诱人,但对照目前各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师资普遍匮乏的现实,想要将此理念真正做实,做出效果来,实在有待时日。

在一部教材的“前言”里,针对一门课程说上那么多的问题或困惑,实在是遭忌讳的,但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将一切抖落出来,只想表明一种坦诚。我们相信,这样的坦诚有助于我们理性地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也相信,正是这样的坦诚,有助于我们和我们的学生一起建构起“对话”的通道。这些年来,尽管我们的教师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苍凉体验有增无减,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在任何历史境况下,我们终无法拒绝现实、回避挑战,精神或人文精神之于现实的意义,正是在于它对现实的超越。

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几乎怀着一份虔诚,编就了你现在正捧着的这样一部



教材。我们把这部教材定格在文学上,准确地说,定格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上。

什么是文学?我们的理解是:文学有时是一种思想,或深邃,或尖锐,或厚重的思想;文学有时是一种情感,或爱怜,或幽怨,或欣喜,或悲怆的情感;文学有时是一段故事,诉说着悲欢离合,演绎着人生艰辛坎坷的故事;文学有时就是一种生活,一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真真切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

有人戏称文学之于社会生活,就如同蛋糕上的一颗樱桃,仅仅是一种点缀而已。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当今社会生活中,文学的存在比任何时候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我们去认识自己。

古希腊有一个传说,说是有一个名叫“司芬克斯”的怪物,人面狮身,长着双翅,长年累月地蹲在一条大路旁向过往的行人提问,他所定下来的规则是,你回答出了他的问题,你可以从他前面经过;你如果回答不出来,那他就把你吃了。这个问题是:“一个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早上它用四条腿走路,中午它用两条腿走路,到了傍晚,它用三条腿走路,这个东西是什么?”许多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自然司芬克斯脚下白骨累累,这个谜底后来终于被一位英雄俄狄浦斯揭开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人,因为人在幼年时用两手两脚爬行,在壮年时用两脚走路,在老年时拄杖而行。这个传说更像是一个有关人类命运的隐喻,“认识你自己”不仅成了苏格拉底哲学中的一句名言,同时也成了整个西方文化的一块基石。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应该懂得自己的高贵,明白自己的尊严,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把握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去认识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从而在这个世界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否则,必将被像“司芬克斯”这样的“人之外”的异己力量所吞噬。

文学作品的解读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把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客体世界重新还原为活的存在的过程,作为读者的我们,常常会在作者惨淡经营的世界里发现我们自己的影子。如果说杰出的文学创造是作者通过非同一般的个人视角的透视,对人生真谛作出独到的发现与昭示的话,那么,我们读者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平日很少碰到的深层自我及其存在的意义问题。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一种“灵魂拷问”的话,那么我们的阅读活动,又何尝不是一次对灵魂的追寻或安顿呢。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中,长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故事里说,一群印第安人赶着羊群,朝落日方向走去,他们行走的速度很快,但是快速行走一段距离就会停下来。停下来的他们在夕阳映红的天空下跳舞,他们快乐地跳着。过路的人问,“你们还在等什么?再不赶路,日落之前就到不了目的地了”。印第安人回答说,“我们慢下来,是在等待我们的灵魂赶上来!”当迷失了自我的人们四顾茫然的时候,在文学的天地里慢慢地行走,或许真能为我们找到回家的路。



二是有助于我们去弘扬一种人文精神。

近年来,在商业高楼、经济巨厦大矗大立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家园却渐遭遗忘。灯红酒绿的热闹过后,人们终于发现除了钱的法则之外,这个世界还需要伦理的、道德的、文化的、良知的等等精神法则,否则人们也绝难共生下去。人文精神,也便在一片文学危机的叫声中被重新提了出来。“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那么,什么是人文精神呢?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源于“人文主义”这一术语,西人称作 humanism,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神权的对立物(至少是补充物)出现的,指的是一种超越动物性感性欲望和工具性功利的精神价值。中国与西方的主流文化都认为,这样一种精神价值是人之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例如孟子说,作为精神价值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如果没有这种“心”,就“非人也”;荀子则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所以,在我们先前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常常把人文精神描述为是对生命的关注,是对人类的存在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悟与探索。

在我们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蕴着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来说极为可贵的人文精神,借助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我们去发掘它,进而在当下的生活中去发扬光大,也正是我们的责任。

三是有助于我们去找回已经丢失或正在丢失的激情、温情和诗情。

人类社会现已进入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有着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理由,因为我们再也不像祖先那样蒙昧无知,我们创造了令先民们瞠目结舌的无数奇迹。然而,就在我们创造奇迹的同时,毋庸讳言,我们也失去了许多,尤其是一种激情、温情和诗情,正在远离我们的生活,这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

当我们读着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我们能感受的是生命在失去了血色之后的一份苍白和激情被抽离之后的人生的平庸、无聊和空洞。多变的时代、激烈竞争的社会以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正抛弃着曾给我们许多心灵慰藉的温情,而日常生活的琐事、忙忙碌碌的人生,不仅时刻考验着我们的人性,也正日益磨蚀着曾荡漾在我们生活中的诗情。难怪周国平要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人与永恒》中这样感慨:“砖、水泥、钢铁、塑料和各种新型建筑材料把我们包围了起来。我们总是活得那样匆忙,顾不上看



看天空和土地；我们总是生活在眼前，忘掉了无限和永恒。”连讲究实用和效率的戴尔·卡耐基也发出了如此的告诫：“我们且不要这么忙碌，生活得这么疾速，竟使得自己无法倾听草地的乐音，或森林壮丽的交响曲。”

我们想，读点文学，可以有助于我们找回已经丢失或正在丢失的激情、温情和诗情。在我们的生活中，遭遇到压力或艰辛是难免的，但如果我们拥有着一份生活的激情，我们就有了挑战压力和种种艰辛的勇气，我们的生命也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与搏击中走向辉煌和灿烂；我们也常常遭遇到人生的苦痛，经受种种的打击，我们需要心灵的抚慰，因为有了温情并且感受到了这份温情，我们受伤的心才会趋于宁帖、安逸，让我们对生活有一份发自心底的眷恋；忧郁或苦涩，同样地难以尽免，然而，浸融着诗情的忧郁，往往会净化人的灵魂，而诗意的悲怆，更可以使人趋于崇高。

多年来的教学实践，我们也总能看到一些学生通过大学语文课堂，从邂逅文学，到对文学有着一些朦胧的好感，再到跟文学真正地相识、相知、相爱。

“不知不觉，上大学已经快半年了，大学生活——无论是课上抑或课后，皆与当初的构想有甚多的出入。半年来的日子过得不算空虚却混沌，不算无聊却也有些荒凉。听课之前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无非内容会像无数节类似高中枯燥的语文课一样。但不曾想，一个有着文人风范的老师，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气，从一种别出心裁的角度，带我们去重新接触那些诗词歌赋，更甚者，去洞悉那些并不被世人详知的历史……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位老师，感谢每周一下午那个静静候迎着我的小教室，甚至感谢那淡淡的香烟的雾霭，坐在这缭绕着一缕清香的教室里，听着老师的诉说，会让人不自觉地停下手中本打算做数学的笔，专心地去感受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一位同学这样写道。

“在我们这个日渐浮躁、喧嚣和急功近利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生命的坐标，觅得一片属于自己的静谧空间，实在不易。所以当自己坐在一个窗明几净的教室，聆听着有关文学的点点滴滴，身心便如徜徉在郊外田间小路时般轻松、惬意。或娓娓而述，或激越飞扬，老师的每词每句，都使我们日益茫然的心得到涤荡。”一位同学这样写道。

“我依然深深地记得第一次上课前您说‘在星期二晚上享受心里的一片宁静’时所给我带来的触动。是的，半年多过去了，没有了刚进校门时的青涩与懵懂，幼稚与可笑，对未来充满了疑惑和忧虑。每天周而复始的学习，让我疲惫得喘不过气来，每天从教学楼到图书馆，再从图书馆回到教学楼，为了学习而学习，夜深人静时总觉得心里疲乏，很多次都想要放弃，很多次都想要试着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于是，开始期待星期二，开始期待星期二晚上，守着心中的一份静土。”一位同学这样写道。

“这门课最终是要结束了，有些不舍和依恋，老师真诚地对待文学，对待我们这些孩子，教会我们很多的人生哲理，让我的记忆里，又多了一点温暖。”一位同学这样写道。



“一学期的大学语文课已接近尾声，回味着每周三的下午，几十个人坐在宽敞的教室里，倾听，认知，感受，思考，再有就是体味。短短的四十五个课时，连成了三十三个小时又四十五分钟的旅程。时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灵光乍泄时，才发觉还是有很多未完的未知，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慢慢探索，细细领会。一个总结，纪念一次旅程，圈起心中的一片安宁与求知的动力。”另一位同学这样写道。

当我们读着同学们在听课之余所写的课堂随感的时候，我们也更真切地意识到了我们为什么无法放弃文学的理由，也正因为这个理由，我们要在这里执著地守候。守候文学，守候这一片心灵的天空；守候我们的同学们，期盼着跟他们一起感动。

诚然，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要加以说明的。

一是选文的范围问题。按理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成为我们选取的对象，尤其是外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它在人文精神的蕴含方面具有无比的丰富性，从古希腊“人是万物的立法”的人本理念，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之颂歌，再到当代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对人性回归的呼吁与期盼，无不闪烁着人性的美丽光芒。事实上，当代大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一直以来都抱着较浓厚的兴趣，这些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不同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的新奇的异域世界，使得中国学生更能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多彩，从而使其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更为深刻。因为一个一直生活在本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是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缺失的，而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进而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又常常可以达到弥补这种缺失的功用。但限于教材篇幅，我们只有割爱。

二是与中小学语文教材在所选篇目上的重叠问题。随着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现行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教材在选文上更趋广泛性，也更趋多样性，编写大学语文教材如果刻意与此“划清界限”，绝对地追求“面孔的陌生”，似乎既有悖于常理，也没有可操作性。我们的理解是，同样的某个作品，小学生可以读，中学生可以读，大学生也可以读，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小学时读过了，中学时也还可以再读，到了大学，不妨再来品味一番，正如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这也正是语文的一个特点。从这个特点说开去，就是语文并不看重课本里面的是什么，看重的是语文老师协同其学生以什么样的目光去审视它、诠释它，看重的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重新再现或者创造鲜活的形象，看重的是能否借助对课本内容的解读、分析、鉴赏等活动去获取种种美感、启悟和思索。

三是以文学专题为核心的教材体例问题。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体例，学界的做法一直以来没有定式。有纯粹按时代顺序选编名家名篇的，有按文体分类如论说文、记叙文、诗词曲赋、小说等编排的，也有根据作品实际内容或特色相对组合的方式编排的。我们的这部教材，结合多年来的教学实践，采用了以文学专题为核心的编写体例，



选取了相对独立的二十八个专题,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一来想避免单个作品逐一讲解可能带来的课堂的呆板;二来便于教师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段内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话题;三来也给教师在教学内容的深度挖掘上提供必要的条件。当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专题与专题之间可以重组、整合,可以正面讲,也可以侧面讲;可以竖着讲,也可以横着讲。正所谓排列组合,有赖发挥;貌合神离,各凭心得。

四是教材中的一些细节处理问题。我们的每个专题下分作者作品介绍、文本、注释、点评选粹、拓展阅读推荐书目几个部分。作者作品介绍,我们力求简明扼要,能反映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文本的来源,我们强调权威,重要异文依据其他版本认真校勘,择善而从。注释上,对有关典故和历史事实,酌加引录,并尽量注明出处;对有多种解释的词语,取其一说为主,重要者,附列他说,供读者思考抉择;鉴于唐以前文学作品,特别是先秦诸子部分,我们侧重关注文本本身的理解,故较突出词语注释。唐宋诗词部分,为体现诗歌创作在意象选取、意境营造、语言凝炼等方面的传承特点,部分作品的注释较详细地罗列出处。像白居易《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因为跟史实关联紧密,注释中有关历史背景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部分宋词,因为流传过程中出现较为突出的异文现象,我们也有意想将此作为一个文学现象对待,故不厌其烦地一一标注,等等。点评选粹内容,有针对作者的整体创作的,有针对单个作品的,希望借此能给予学生一些启发,或作为教师解读作品时的一个参照。我们在每一专题的末尾罗列拓展阅读推荐书目,只是期盼能给学生在课外就某个自身感兴趣的方面作进一步阅读提供帮助。

这样一部教材,作为编写者,我们有两个期待,一个是针对学生的,一个是针对教师的。

先说针对学生方面。本子编出来了,然而白纸黑字的世界终究是一个封闭的和沉寂的世界。书是要你们去打开的。“一部文学作品,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听众新的反响,使其从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汉斯·罗伯特·姚斯语)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学生能将这一篇篇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去还原为鲜活的生命,进而感受我们民族那生生不息的元气和活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努力地走近文学、走入文学。

曾经有学生提问,问起作者与读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的回答就一个字,即“情”。对作者来说,是“作自多情”;对读者来说,要“自作多情”。在我们看来,明白了这一点,是走近文学、走入文学的关键所在。

先说作者的“作自多情”。

无论是《尚书》中的“诗言志”、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还是脂砚斋在评点《石头记》时所说的“因情捉笔”,都表明了创作者的创作动因,或源于爱,或源



于恨，或源于喜，或源于悲。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历代的文人们大都有着丰厚的生活积淀，他们面对生活，都有着诸多的感受或感悟，他们是“多情”的，而他们的“多情”又源于他们多变的人生遭际。最为多见的一种现象是，当他们满怀着真诚与激情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的时候，他们普遍地遭遇到了命运的戏弄。有一位叫郭留红的诗作者，曾在1989年写了一首《作为中国人》的诗，诗中说：“作为中国人/再艰难的日子/都熬得过/再陡峭/再险要的道路/都挺得过/唯在人情世故面前却步/朋友们有的打道南山/采菊/种田去了/有的削发静心去了/但还是有人闯过去的/闯过去了/在一条无尽头的路上/孤独地跋涉/最后倒在路上/被落尘一层一层/深深覆盖/对此顶礼膜拜的后人/每拨开一层就耗去一代/作为中国人/就是这样。”读着这样的诗让我们感到凝重，因为在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我们的确看到了无数的文人他们无奈的人生，激扬文字，长歌当哭，也就成了他们宣泄仕途失意、消解人生悲苦、求得精神慰藉的必然选择了。

再说读者的“自作多情”。

传统的文学理论里，有一种叫“共鸣说”的，说是读者感受到了作者所感受到的东西，获得了与作者共有的感动。在我看来，作为一名读者，面对作品，仅仅拥有一份感动，是远远不够的，欣赏作品的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对作品的再创造。作者把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创作过程并没有就此结束，作者只完成了创作任务的一半，另一半则留给了读者去完成。只有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作创造性地解读，作品才真正具有了现实的生命。所以，作为读者，他在面对作品时的那种“自作多情”就很有必要，这应该是创造性地解读文学作品的前提。有许多的同学来到大学语文课堂上，仅仅关注的是谁写了什么作品，或者是什么作品表达了什么情感、揭示了什么主题，在他们的意识里，文学仅仅是一种知识，了解文学更多地是为了谈资，这实在是一种遗憾。

有一首叫《小楼》的诗，是已故诗人忆明珠的作品，里面这样写道：“美丽的不是那幢小楼，/是小楼里的那个故事。//美丽的不是那个故事，/是故事里的那声叹息。”读着这样的诗，或许我们的头脑里顿时就涌现出我们意识中小楼的模样，或别致，或古朴，或阴森；那个故事，或源于家族恩怨，或源于男女情仇，或源于一次意外；而那声叹息，长长的，悠悠的，交织着或惆怅或哀怨或茫然。我们就这样恍惚间走进了作品，走进了那些被接受美学称之为有“意义”的“空白”之中，我们徜徉其间，感受着作品给予我们的生命的气息，在我们对作品有所理解的同时，我们也对人生有了一种新的领悟，作品活了，我们的精神也获得了提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者。

针对教师，我们的意见是，作为大学语文课程的任课老师，首先要对我们的教育对象有清晰的认识。一方面，现在的大学生，从小在应试教育背景下长大，在知识结构、人文精神、艺术情操上存在各种缺陷。现行的教育制度压抑了他们亲近文学的冲动，或者说，现行的教育体制造成了他们和文学艺术的隔阂。另一方面，也许他们和文学



有或浅或深的隔阂,但他们是可塑造、可引导的。通过适当的启发教育,他们能够在素质上得到提高。所以,轻视或者一味地埋怨不是一个教育者应有的态度。本着教育者应有的爱和宽容,从教育者的职业精神出发,师生之间多一些沟通、多一些交流、多一些探讨,才能形成教学所需要的良好氛围。其次,要清醒地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目前而言,大学语文教学最迫切的问题,是提高学生对课程的认同感。学生对课程的认同程度,是检验授课有效性最主要的标杆。让学生认同大学语文课,使这门课对学生真正有吸引力,是大学语文教学的难题、难点。困难现实地摆在面前,但并非无法逾越,关键在于教育者的投入和努力。教育者要有对授课对象的准确了解,要有进入现场的感动,要有能够调动学生的多种手段,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材料,要有提出问题的能力,要让教学真正具有启发性,要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方法,要有个性化的教学风格。再次,就我们以往的教学实践来看,“陌生化”是解决大学语文吸引力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对熟悉的作品作独辟蹊径的解读,对常见问题作深一度的挖掘考问,围绕某一问题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勾连贯通,让不同样式的艺术作品相互注解,对文学的文学化、情感化进行描述和阐释,对日常的敏锐感受,新颖的教学手段的运用,都将由于“陌生化”而使课堂充满魅力。

当然,想要课堂教学真正实现“陌生化”这一效果,我们觉得关键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课堂教学内容要有敏感度。就是你所讲授的话题是个热点,足可以激发起学生们普遍的兴趣;或者你所讲授的话题是个学术界、业界的难点,通过你的展开能够撩拨起学生们攻克它的冲动;或者你所讲授的话题长期以来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盲点,因为你的关注,为学生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空,等等。

二是课堂教学内容要有可信度。就是你在教学内容的展开中,你在观点形成前,要有翔实而过硬的材料做支撑,合逻辑、合情理,不做徒有虚表的标新立异,不主观臆造,不凭空虚构。

三是课堂教学内容要有足够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因为有高度,你才能比一般的人看得远一些;因为有广度,你才能把话题拓展开去,把众多的人啊、事啊、物啊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因为有深度,你的结论才会让学生感到踏实。

四是课堂教学内容要有力度。就是你的教学内容能够带给学生冲击力、震撼力、渗透力、感召力。这也是我们追求课堂教学内容创新的最根本体现。在教育领域里,长期的应试教育背景,使得我们的学生“背会了各种可能的答案,可是不知道问题是什么”(麦克什里语),但随着你的话题的展开,让他觉得原来自身苦苦构筑的知识大厦正在坍塌,这叫“冲击力”;当你全新的结论一个又一个呈现在他眼前,他几乎连一点招架之力也没有,只是希望不要下课,或者追着你索取联系方式,这叫“震撼力”;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学生也开始尝试着用同你一样的思路、同你一样的方法着手分析解决他们



所面对的问题,这叫“渗透力”;在你的身上,学生们不仅仅看到了崭新的视角、独辟蹊径的方法、独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他们同时也看到了你严谨的学风,你为人处世的准则,这叫做“感召力”。

我们期待着这样的状态,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结果。

在选编作品的工作中,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参编教师分工情况如下:朱鹏飞,《诗经》专题;吴欣,屈原专题、《世说新语》专题(刘义庆);孙功达,《老子》专题;王宏理,《论语》专题;沈琨,《庄子》专题;李玲玲,《史记》专题(司马迁);张亦辉,陶渊明专题;吴凡,李白专题、杜甫专题;潘水根,白居易专题、李商隐专题;王月婷,苏轼专题、姜夔专题;吴自奋,李清照专题、辛弃疾专题;李鲁平,汤显祖专题;程大荣,《水浒传》专题(施耐庵)、《三国演义》专题;聂付生,《儒林外史》专题(吴敬梓);冯文丽,《红楼梦》专题(曹雪芹);范家进,鲁迅专题、沈从文专题;汤拥华,张爱玲专题、白先勇专题;王海铝,史铁生专题;郭剑敏,顾城专题、余华专题。全书由潘水根负责统稿。

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蒋承勇教授、浙江工商大学西湖学者吴炫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教授、副院长罗昌智教授,以及曾经执教过大学语文的众多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致深切谢忱。另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前任社长梁春芳教授、现任社长鲍观明教授和责任编辑任晓燕老师,为该教材的出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时间仓促,更由于水平限制,书中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衷心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潘水根

2010年6月

目 录

诗 经	关雎	(1)
	汉广	(2)
	子衿	(3)
	大车	(3)
	静女	(4)
	氓	(4)
	蒹葭	(6)
	采薇	(7)
	桃夭	(8)
屈 原	离骚	(10)
	湘夫人	(18)
老 子	老子(二十三章)	(20)
论 语	公冶长第五(节选)	(27)
	先进第十一(节选)	(28)
	季氏第十六(节选)	(29)
庄 子	逍遥游	(32)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	(36)
	养生主	(37)
	庄子钓于濮水	(39)
司马迁	项羽本纪	(41)
	刺客列传	(55)



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一).....	(67)
	归园田居(其二).....	(68)
	归园田居(其三).....	(69)
	饮酒(其五).....	(69)
	拟挽歌辞(其三).....	(70)
	五柳先生传.....	(70)
刘义庆	任诞.....	(73)
李 白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83)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85)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88)
	登金陵凤凰台.....	(88)
杜 甫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91)
	南邻.....	(94)
	旅夜书怀.....	(94)
	登高.....	(95)
白居易	长恨歌.....	(97)
	井底引银瓶	(104)
李商隐	隋宫	(107)
	一片	(108)
	锦瑟	(109)
苏 轼	和子由澠池怀旧	(11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112)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112)
	前赤壁赋	(113)
李清照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116)
	醉花阴(薄雾浓雾愁永昼)	(117)
	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	(118)
辛弃疾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121)